

讀者來信

ON HER MAJESTY'S SERVICE 香港政府公函

香港灣仔謝菲道 215-222 號
2樓 F座
文化新潮社

香港市政事務署

URBAN SERVICES DEPARTMENT
(Cultural Services)
City Hall, 1480, Kowloon



來自港大的聲援

文化新潮眾兄弟們：

看到四月八日星期天的信報岑逸飛的炮轟文章，覺得雖然在水深火熱的時候（離畢業試還有二十四天！）仍要替兄弟們抱抱不平。岑逸飛這傢伙的可愛處是從來都表裡如一，性格忠烈，唔似得戴天咁滑頭，但胡塗處，卻又往往令人啼笑皆非，最近對新文化派的指斥，除卻觀點和價值取向不同外，對新文化派的人事瓜葛，事情發展全部，馮京作馬涼，亂來一通。四月八日對號外的指斥，否定鄧小宇的依違文章之餘，卻又要硬加上一條尾巴，將全部罪過又「入埋」新文化人的賬簿裡。於是乎「號外」變了新文化雜誌，鄧小宇變了馬克思主義研究者，啊，我的天啊！看到這樣的強姦方案，真係谷到尿都痾多幾督。他媽的，岑逸飛你這胡塗大混蛋，休想裁縫將號外和文化新潮硬拉在一起，如果我班兄弟對號外滿意，又點會另起爐灶，舉起文化新潮大旗？當然，使人將號外和文化新潮拉在一起，想落又唔怪得人，事關號外／陳冠中的曖昧性和神秘性是引起眾多紛爭的關鍵之一，現在已經轉向的號外城市雜誌，宣揚的不外是比城市文化更城市文化的「文化」，卻最近又參加主辦了以「批判文化」為內涵的普及文化研討會，現在大力鼓吹新瓶舊酒的所謂新興階級品味的同時，號外老總陳冠中居然又在新文化人的橋頭堡「文化新潮」大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，外間人以為我們在搞陰謀詭計的一定不少。嗚呼，眾兄弟們，慘哉，無端端被姦，不過，現在亦總算提醒了我們一個問題；我們應該嚴肅地將號外／陳冠中作為一個「存在問題」去對待才對，可能，研究陳冠中的兩極性，會是我向女友提議的心理學碩士論文「個案研究」的上好題目。祝雜誌銷路再繼續上昇，考完試大解放後，再加

入戰圈，誓死同班老不死練過。祝好，大家咁話。

梁鋌

四月八日港大圖書館二樓

張偉傑抗議 「張偉傑」

編輯：

本人閱讀了第六期的文化新潮，竟然發現一位「張偉傑」在文化風雨中論羣雄，大為震驚。

不知是本人的名字「正」還是巧合，文化新潮出現了一個張偉傑之後又有一個「張偉傑」。為免讀者誤會，特此聲明如下：

文化新潮第六期的「張偉傑」不是在文化新潮第四期寫「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分裂症」和「美式宗教的狂熱」的張偉傑。

張偉傑

要求理論

文化新潮編輯們：

你好，本人就讀浸會傳理系一年級，對於貴刊刊登一些社會科學新思潮很感興趣，就讀大專以來，除了一些英文教科書外，要找一些好的中文社會科學參攷書，我指是比較深入和較新的，都非常困難。台灣編譯的，在西方大都已成爲舊思潮，大陸到目前爲止所出版的社會科學理論刊物和文章，水平亦不高，這和十多年的文化真空有關，香港的文化刊物，不是傳統文史路線，就是專談時事現象的政治刊物。在這「理論的貧乏」的地點時空，希望你們可以帶頭搞一點理論，加深我們新一代的文化理論分析水平。

祝編安

GLORIA KWOK
浸會傳一

一山向信報凌泰抗議

七九年四月四日信報內頁凌泰（先生？小姐？）在「自言自語」的時候，提及一山書屋的語言中，由於資料不足，故呈現極端的片面性，將一山書屋的形象客觀上歪曲了，現特借文化新潮一角澄清數點事實：文中有段是這樣說的：

「陳冠中當旗手辦的一山書屋，堆滿新瓶舊酒的港台及國內的翻版書，就能大言不慚地在廣告中吹噓「中文出版業已起飛，你應該作好準備……。香港不是山高水深的地方，所以出產紮紮跳的生蝦特別多」

一山書屋門市開辦於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，開幕前數年間中國已經歷空前的四人幫黑暗統治時期，對文化遺產和現代知識的學習和繼承打擊無以至於。香港素來文化遲鈍，在這幾年間，更加蒙受影響，讀書求知識的基本要素蕩然無存。那時，我們一班朋友，遂集資成立一山書屋，以實現一個最老生常談的目標：推動讀書風氣，並在有限的財力下主動推廣一些好書的統傳，基於這個文化的目的，書店門市打破了沒有自主性的黨派立場框框，一些觸犯了黨忌派忌的代表性書刊（注意：代表性書刊未必是好書刊）都是我們搜羅的對象，一些站在商業立場是毒藥的新知識新思潮介紹的書刊，我們都採購來供應有興趣的讀者。文革期間，國內將許多有價值的書（不一定是好書）都禁掉了，在香港這個有最多人身自由的地方，才有希望讀到它們，如吳晗的明史研究，鄧拓的政論雜文，在學術立場都應該肯定，但在此期間，他們在左派書店買不到，右派書店更不用說了。香港一些翻版以牟利的眼光將它們翻印出來，我們則以肯定文化的立場把他們採購到

門市轉售。同樣的情形出現在少數的台灣書方面，因為政治氣候，台灣亦出現很多禁書，在香港又順理成章地被翻印出來（如早年的李敖，柏楊等著作等和近期的王拓、陳鼓應等書）我們也基於同一立場，不會刻意反對售賣。但凌泰有提到本書店有香港翻版書的情形，則要弄得清清楚楚不可，上述國內和台灣的書刊因沒有國際版權協會的監督，在本港銷售還不至於構成刑事案（正如台灣本地亦大量翻印香港的中文書，英美的英文書一樣，別人完全奈何不了他）但在香港翻印香港出版的書，卻會受香港出版條例制裁，凌泰君發現本門市有香港翻版書，可否仗義指出何種何類，讓我們趕快收好，免招官非？

凌泰君的措詞會引起別人的誤解，以為我們是在有充足原版供應的情況下，情願販售翻版書（因一般人認為翻版書的利潤比原版好）。如果讀者真的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，則對我們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，香港搞文化，開書店（尤其是這類文化小書店）賠錢賠力不在話下，這是盡力大賣翻版書也不能補救的，希望凌泰君能明白明白。

而凌泰君將我們廣告中的宣傳句語「中文書業的起飛」煞有介事地連接說我們門市堆塞翻版書，我們就看不到有什麼邏輯上的關鍵或不關鍵。中文書業的起飛是內涵多於形式，關翻版書不翻版書什麼事？我們在選購一些書充實我們的門市的時候，我們是從不考慮「版本」（指是否正貨）的問題的，因為一來時間寶貴，二來我們不搞考據學。希望凌泰君在提問題的時候，以後應該具體一點，這陣子，更將陳冠中硬拉上一山與翻版書的關係，實在冤枉，因為陳冠中雖然是一

山旗手之一，但不是唯一的旗手，一個人要負起所有的責任陳冠中肯定吃不消。這也是一個資料錯誤的糾正。

一山書屋有限公司
經理部
一九七九·四·八·

不要開歷史倒車

編輯先生小姐：

我從第二期就開始閱讀文化新潮，老實說，開頭對你們的風格不大欣賞，因為覺得你們在「扮嘢」。但最近讀到胡菊人和信報的專欄作家對你們的指斥後，卻使我頓然明白文化新潮所能扮演的角色，可以是以胡菊人為例子的不再成長，並開始退化的舊文化人的ALTERNATIVE。的確，誰能比胡菊人再滑稽一點，台灣監獄的孔子像能代表什麼？這和標榜妓寨有最衛生的消毒設備同樣混賬，諷刺你們是「新下海」的文化人，是否說自己在「海」中已撈到殘撈到賤？比較起來，信報的三個專欄作家，岑逸飛、戴天、程逸（最近加了凌泰）卻比較可愛，事因他們還保持真誠，不會像胡菊人一樣，開始開歷史的倒車，真不能估計，明報月刊現在還有多少年輕讀者？如果一份刊物的讀者是「死一個少一個」的話，不如早點收檔。

一個不斷求上進的窮苦青年
鄭文鴻
九龍慈雲山第五十三座
（下略）——編者

鼓勵

文化新潮編輯們：

看了最近一期的文化新潮，不禁要寫信贊你們一句，「的確有進步」，無論在文章內容，格式編排都有顯著改進。要好好的幹，淘氣過後，就要認真做點事了，社會上這樣多不平的事，為什麼你們不負起社會責任，多報導多揭發，你們的社會文章有一定水準，可惜太少。中文教育這樣熱門的題目，你們就要認真談談，老實說這對你們亦有幫助，雖然我亦不會相信一些人仕提倡的所謂「純粹中文」。語言以社會化角度去考慮，確實沒有純粹這回事，但你們亦應想一想，一句中文一句英文這種文體，什麼人可以接受呢？你們辦雜誌，如果希望要推廣，這種文體肯定不行。文化新潮的漫畫水平很低，藝術和「偽術」真的只差一線，難道你們不知道？不過，我還是很高興香港有這樣一份與眾不同的雜誌。

一社會工作者
五·四·一九七九

